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謝登雋

謄録監生臣汪國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萬歷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

年分雜治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胺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户部覈萬歷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巡撫浙江討定之

浙江巡撫吳善言成安人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搆黨大譟縛毆善言朝議以佳允才

令代之佳允初知渭縣劇盜高章者詐為緹騎直入官署劫佳允索帑金佳允色不變偽書券貸金悉署游徼名名入立擒賊由此知名累遷宣大巡撫潘五大掠塞外佳允用計服之張居正以為才故

令代書言佳允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佳允問

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

尚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

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

名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

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名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

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圖舊作卜言土今改入

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在錦州府義州東北參將李平胡射

中蘇巴爾噶墜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

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

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尚書潘晟（新昌人）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余有丁（字丙仲鄞人）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居正臥病四閱月不愈百官並齋醮為祈禱（修撰王家屏户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馳往手削去之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顧憲成

字叔時無錫人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尚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東奏捷加居正太師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自居正始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命下甫五日為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諡文忠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

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居正當國

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諛自尊士大夫始譽以伊周五臣繼竟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為怪晚益偏忿黜陟多由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謂具眛寵利居功之戒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為背居正遽厲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驂乘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妃初為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閣即記年月及所賜以為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示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差等耶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

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為奉御安置南京

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

馮保與閣臣表裏為奸擅竊威柄其惡已稔使非張鯨浸潤獻投外廷雖列其罪狀神宗亦未必遽能動聽然鯨之意在于移寵故不顧獲中遂乃怙以滋甚畚宦豎原無善類其互相攘奪

横如故潘晟既罷保方病起詬曰我小恙遽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廕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怨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恣如此東宮舊閹張鯨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為保所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字長信歙人首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字汝培江都人遂列保十二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龍字乾吉真定人賂徐爵得官工

原不過為罔上行私一保去而一保來盤結固黙深固其後李沂等抗論糾劾神宗轉以為偽詞毅復曲庇奸閹社鼠城狐熏灌已難為力況從而假其聲勢無怪醜孽之日益繁滋也

部尚書曾省吾（彭澤人）吏部侍郎王篆（夷陵州人）皆被論得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字公直雲南後衛人）為吏部尚書

清素著清望張居正當國清任刑部尚書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絶甫半歲得疾歸（卒諡恭肅）

戚繼光嫻于兵法且在薊鎮年久邊防修舉克著成勞豈得謂之不宜于北即張居正前此與之商榷使無掣肘實由繫懷國事而非跡涉私交不但不可以罪繼光并不可以罪居正乃言路惟知詆居正東鈎往事遂爾遇事吹求妄加抨擊凡所黜進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

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甚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遵用為萬歷未追謚武毅

悉欲一切中傷之間臣輒以鼎思一一言遂移繼光遠地止圖逞一時私意全不計國家禦侮需才總由神宗倒柄下移諸臣得作情衆猎安得不日底衰亡乎

癸未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趙用賢等遷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

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卒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為之稍變四

維復引居正所沉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為首輔四維愠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廹為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黙黙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贈太師謚文毅

以許國字維禎歙縣人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張四維既去申時行為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謚文貞

階里居後為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歸葬父擬薦階自代未果居正念閣臣里居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與援或乘間以小惟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至是卒贈太師階以恭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階榜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是票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為名相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臣等謹按自古帝王

我

國家受

命造邦龍興東土慶鍾

天誕朱果發祥是用

錫姓愛新建邦長白神奇肇跡與三代開基之始先後同符逮

我

太祖高皇帝經營大業綿攜鴻圖適會尼堪外蘭構兵召釁潛

逞狡圖我

太祖高皇帝爰伏義俎征聲罪致討巨憝既伏厥辜明人猶庇

惡渝盟不知悔禍我

太祖高皇帝不得已以七大恨告于

上帝明誓衆士師直為壯撫順來降遼瀋尋經底定尚冀明人

警悟屢戢軍鋒遺書講好

興朝舉措光明俊偉洵足遠邁百王及我
太祖文皇帝嗣登寶阼以明人僭隙未平繼承
先志
親統大軍直薄燕京明人國勢莫支然且垂成弗取迨至明政
不綱闖賊猖狂坐貽板蕩我
朝復因明臣吳三桂之請為之雪恥除兇具有德于明者
至深且厚臣等仰惟
實錄所載
聖神代起
謨烈昭垂喬喬皇皇固已具詳典冊而圖倫一役名正言順實為
鴻業所由成敬依例特書以彰
捷代大義自時厥後凡
六師順動仁義兼資以及掃蕩鯨鯢施恩勝國事與明紀
有關者並依次恭載大略用昭我
國家誕膺
天眷符瑞昭然而

列聖式廓鴻基得天下之正尤為隆古所未有又豈漢唐以來所克比擬于萬一哉

初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橫亘千餘里東自甯古塔西至奉天府諸山皆發脈于此之東有布庫哩山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有天女三長曰恩古倫次曰正古倫季曰佛庫倫浴于池有神鵲啣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母告以故命以愛新覺羅為姓名曰布庫哩雍順以小舫乘之令順流而下至河步登岸端坐其地有三姓方搆兵或汲于河見而異之歸語衆人往

觀詢知所由來皆驚曰此天生聖人也遂迎舁至
家三姓者議曰我等盍息爭推此人為主以女伯
哩妻之奉為貝勒其亂乃定于是布庫哩雍順居
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國號曰滿洲實
為我
朝開基之始數傳後有名樊察者以國人弗靖遁于荒
野追者將及之有神鵲止其首追者疑為枯木遂得
免後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人築城分居號寧古塔貝勒時

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

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為聰睿貝勒時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搆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埒城主阿泰章京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入古埒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克尼堪

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遂并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吏明人尋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乃以

顯祖遺甲十三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尼堪外蘭遁

于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既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

蘭乃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鵞爾渾城尼堪外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齋薩遂斬之而歸

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事在丙戌年

冬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寧宮災

甲申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草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黄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後凡宗嗣位併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顯之子討平隴川賊

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嘉靖中孟養木邦酋攻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

地紀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為之後尋以計侵據大古剌遂復入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彊于是木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大古剌地在洞吾南瀕海與佛機鄰蠻莫孟密分地在蠻哈山下萬歷中析置安撫司後廢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不從而記室岳鳳方用事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寧妻以妹使為記室鳳媚士寧而奪之權欲降緬遂誘士寧而酖之并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偽命代士寧為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裏嗣鳳導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寧木蒲蠻地元置府今府屬雲南指揮吳繼登等戰死事聞詔以綎為騰衝遊擊鄧

子龍人豐城爲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時迤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在旬灣土州北接順寧界勢甚盛會綎子龍兵至諸土兵亦大集綎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在姚關南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綎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而分兵趨沙木籠山注見前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爲向背緬亦倚鳳爲心腹鳳既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綎率

兵進緬直抵阿瓦（城名為緬中五城之一）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勺詣綎降猛勺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鳳伏誅（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却之巡撫陳用賓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久之緬為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汝陽人）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

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尚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

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帝手疏示中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為罷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啟愚銅梁人楊巍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 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為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

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即家起之家屏前為日講官數奏剴摯帝斂容受之稱為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攜以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由是大恨之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延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乙酉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爾舊作巴土兒今改後倣此綽哈大破之

巴圖爾欲報父蘇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婿呼

達舊作紏花大西部伊勒敦舊作以兒鄰今並改後仿此等以數萬騎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大城人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迎戰成梁為疊陣親督前陣擊寇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置千戶所于此今廢而西部音登舊作銀燈今改亦窺遼瀋成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擣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水田雖間可行于西北然亦惟平流渟滀者始可行為灌溉之資非若東南之隨地可施溝洫也蓋水利之興必先順水土之性南方土性橫故旁水能行北方土性立故滲水而入且南方港汊溝洄澗溪

以尚寶少卿徐貞明（字孺東貴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為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彊地而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猫兒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

演迤捍注故易為力然未聞舉長江大澤悉藉以浸漑稻田也若北地水勢湍悍盈涸無常且多係經流獨賈雖支河宣洩止能殺其漫溢之盛而堤堰防過之餘淤沙亦惟閒宜參聚欲蓄陂塘以收稼穡乃必不然之事也元時虞集首倡水田之議而

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萑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做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猶兒灣今在雄縣東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傅應禎下獄貞明入獄調護坐貶太平府知事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畧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此可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有常稔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之得哉水利興則餘糧棲畝

未收其效已為明驗徐貞明乃欲遍青徐淮海盡起良田實未能審形度勢至其潞水客談所載非不娓娓可聽而修舉未聞臚陳大利紙上空言仍不離乎書生迂闊之見耳

皆倉庾之積利二也東南轉輸其費數倍若西北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可分河流殺水患利四也西北地平廣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洫盡舉則田野皆金湯利五也游民輕去鄉土易于為亂水利興則農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罹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為佃客者何限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屯政無不舉矣利十也塞上之卒土著者少屯政舉則兵自足可以省遠募之費甦班戍之勞停勾攝之苦利十一也宗祿浩繁勢將難繼今自中尉以下量祿之田使自食其土為長子孫計則宗祿可減利十二也修復水

利則倣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倣古比閭族黨之制而教化漸興風俗自美利十四也　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邯鄲人等方開水利于薊永間有效遂令貞明兼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為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

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士

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寃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先是李植等疏劾尚書潘季馴朋奸罔上詔削季馴籍擢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光祿少卿羊可立尚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旱上疏劾植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尚書謂李馴也于是東之抗疏求罷可立復代為植辨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詣大峪山閱壽宮

初帝謁山陵用禮部尚書徐學謨字叔明蘇州府嘉定人言將卜壽宮于大峪在十一年時李植以巡撫御史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遂作宮役既興矣在是年八月植以壽宮有石申時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東之羊可立在十二年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

謀國之忠時行奏辯卑篤初閲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錫爵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畧言張馮之獄上意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攖鱗折檻之黨且謂含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含採摭張馮舊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貶植東之員外郎可立評事然猶以植言壽宮有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至是復親詣閲之終謂大峪吉遂調三人于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安平人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

仍遣官代時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明年禮部主事盧洪春以帝不時享太廟上疏極諫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責洪春悖妄令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杖斥為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　盧洪春字思仁東陽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大興人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

妃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言若諫官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中自靖之義古稱黨無長官正為政府副封力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逆揣上指令諸曹不

應麟字泰符慈谿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漢置縣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昌今縣屬易州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蒼安溪人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于是言者蠭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得亭速聽其長惲而獻之是不惟啟黨援之漸且愈滋煬蔽之奸卒之疏不進御則建言者明知披覽弗親益可請張為幻且藉以攻擊異己而盜名立勢無所忌憚何異揚湯止沸哉

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王廷瞻（字雅表黃岡人）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賚番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熱衣錢架梁錢蹤草錢放狗錢排綵錢斷酒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年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南）殺守將巡撫雒遵（字道行涇陽人）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討定之番恃强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

廳南守將出擊賊稍解東南路始通遣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之垣祖輸嘉靖初以指揮討始兒賊破殺漆且頭為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拜烏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昌注見前諸番及卭部今寧遠府越嶲廳屬夷

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叙州府）蜀中劇寇盡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

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丁亥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舊作撦力克今改後仿此）襲封順義王

初諳達死徹辰汗（舊作乞慶哈即歡台吉改名）襲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即諳達所奪之外孫女而為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為中國守邊保塞諸部

畏服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

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陜西河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戸部右侍郎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

上言海内困加派宜寛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蒼生

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名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為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絶（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自號剛峯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　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録去郕戾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泰實録終明世未嘗

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尚書潘季馴為右都御史總督河道

季馴前為李植所劾落職為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

隆慶間河決崔鎮為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奠河

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

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戸齒寧不躓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尚書

秋八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二月杖給事中李沂字景魯嘉魚人于廷斥為民

中官張鯨掌東廠横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死罪

八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尚智尚智論死守有除名而鯨竟不罪任職如故外議謂鯨以金寶獻帝獲免沂拜官甫一月即上疏言之畧曰陛下富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策勵共事外議籍籍遂謂為真虧損聖德夫豈淺尠且鯨奸謀既遂恐國家之禍將從此始帝得疏震怒謂沂欲為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鞫閣臣申時行等乞宥不從獄上詔廷杖六十斥為民馮保獲罪實鯨為之故帝云然或曰張誠與鯨交惡授意言者攻之鯨迫衆論不得

授官而謝不特為感激上恩禮節應爾且可因召對咨詢衡人材而重官守也神宗罷免此制特欲遂其高居簡出之私而下情竟成否塞甚至王家屏以閣

已乞罷乃命私家閒住未幾復召入

己丑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三月免陛授官面謝

自是臨御遂簡

夏四月召王家屏復入閣

家屏服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為言帝遣中官諭家屏奬以忠愛

陳起用三月難希一見僕僕疏請始為御門延接譬之元首股肱血脈不相貫注其人尚可望其無疾乎明之亡亡于神宗非過論也

家屏疏謝請帝視朝居數日帝為一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

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

庚寅 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于毓德宮斥大理評事雒于仁 字少經涇陽人 為民

于仁疏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 疏言臣備官歲餘僅朝見陛下

言官建白果當自應加之采擇

者三此外惟閒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不親講筵久輟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寵十俊以啟倖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儁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詘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臣今敢以四箴獻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雖死猶生也 十俊時有十小閹被寵謂之十俊范儁字國士高安人以疏陳時政被斥孫如法字世行餘姚人以諫鄭貴妃進封貶官 帝震怒將加嚴譴會歲

若其營私沽直亦宜明正厥罪以儆官邪雖于仁指斥神宗四病頗為切中特其詞意略為過激耳時行自更國成乃不為剖悉陳之專務模稜欲使言者自去伏神宗既未悟直言之當受即于仁亦不知忠告之有方於君臣兩無裨益徒使奏牘留中

暮留其疏十日及是元旦召見申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遂斥為民自此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釀成敝政亦致痿痺日深浸尋不起病雖自致而庸醫之誤時行輩實顧有責焉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字伯敬商邱人為吏部尚書

纁前為戶部五年值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為戶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慎行稱帝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苟概置弗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石星于帝初元起故官累進尚書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痛懲黠吏于政

府一無所闕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夏六月青海酋浩爾齊舊作火落赤今改後做此犯邊

自諳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于虜虜騎遂數入

番中至是糾部章圖哩舊作莊禿賴等據水塘青海地布已

圖舊作卜失兔今並改浩爾齊等據莽拉舊作莽剌今改鼐恭舊作捏工今改

兩川皆洮水支流隨地易名浩爾齊尤黠傑數犯甘凉岷洮西

寧間已而進圍舊洮州即古洮陽城在洮州衛西南城臨洮水副將李

聯芳洵陽人戰没未幾復大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

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里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遁初詔答建寺青海奏于朝賜名仰華至是齊里克以私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諸部咸挾以為重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庚子朔日食

命兵部尚書鄭雒字禹秀安肅人經畧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初徹辰汗襲封年老且病欲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率衆西走徹辰汗追之貢市久不至雒計三娘子別屬則徹辰汗雖王無益乃使人語之曰夫人能歸王不失恩寵否則塞上一婦人耳三娘子聽命貢市惟

謹徹辰汗死徹哩克當襲三娘子自以年長練兵萬
人築城別居雖恐貢市無主復諭徹哩克曰夫人三
世歸順汝能與之匹則王不然封別有屬
也徹哩克盡逐諸妾復妻三娘子遂嗣封雖以洮河
之難由縱敵入青海之所致乃馳赴甘肅下令曰
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
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雖設伏掩擊之布色圖
僅以身免章圖哩後至聞之亦退去于是大布招番
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諭
徹哩克縛獻首叛踰二年徹哩克以史二中國叛人等來

獻命復其市賞

辛卯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

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錫爵初還朝申時行為首輔許國錫爵次之三人皆

南畿人錫爵又與時行同郡且同舉進士相得甚然

時行柔和而錫爵性剛負氣十六年子衡字辰玉舉順

天試第一郎官高桂饒伸字仰之進賢人論之時庶子黄洪憲典試時行婿李鴻亦預選桂摘可疑者八人并及衡請俱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列甲乙以上閣臣調旨盡留之衡少有文名為舉首才自稱因被論遂不復會試矣二十九年錫爵罷官已久始舉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　黄洪憲字懋忠秀水人錫爵遂章辯訐語極忿伸桂皆得罪以是積與廷論忤十八年錫爵疏請豫教元子録用言官姜應麟等不報遂因旱乞罷帝不許及浩爾齊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失帝意未幾又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蝗

九月申時行許國罷

先是廷臣爭請建儲得㫖于二十年春舉行至是工部主事張有德祥符人預以儀注請帝怒奪有德俸時申時行方在告許國與王家屏慮事中變欲因而就之引前㫖爭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字公廓吉水人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之議陰為自交宮掖之謀歙人黄正賓者

中時行許國因議論齟齬遂各令門生露章參劾以逞心報復均非大臣公正之道眾中所訐第邊事主款國不如主勦識見高下自是判然當時乃以兩人

以貲為中書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怒斥大紘正賓為民時行力求罷而國與家屏又以建儲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國未幾時行亦罷國亦與時行無嫌然性木強遇事輒發力詆言事諸臣士論頗不附浩爾齊犯邊時行主款國獨謂寇渝盟犯順宜一大創之帝心然國言以時行方柄政不能奪會時行門生給事中任讓論國庸鄙而國門生萬國欽又論時行以屬報復至是國與時行並罷論者謂國之去以爭執差勝于時行之以被劾去也初張居正卒時行與張四維相繼當國時行欲以寬大收人心召用老成布列庶位朝論多稱之然政令務承帝指不能有所匡正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為簡易

夫位之攸安形
軒輊轉不得據
為定論獨是時
行承張居正振
厲之後不能效
其規隨惟一切
務為苟且馴致
上下恬熙廢弛
日甚紀綱遂以
無存其寬大固
循之失實無可
解免而朝論轉
亟稱之可見末
流風尚大率皆
庸庸無識者居
多耳

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歸後里居最久至帝四十二年始卒贈太師諡文定國在閣九年廉慎自守故累遭攻擊不能被以汙名及卒贈太保諡文穆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

以趙志皐為禮部尚書張位為吏部侍郎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申時行既謝政密薦志皐位自代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皐位因疏辭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默特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没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首功增爵廕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而去是年閏三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無錫人閱邊謀邀搗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拜甡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為廵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壬辰二十年春正月杖給事中孟養浩字義甫湖廣咸寧人除其名

時在廷力爭國本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其語尤為近理士庶之子未有年逾幼學而不就傅者況皇子元良之重顧不使與學親師而日與閹宦為伍所損實多神宗惑于內寵于養正育德之義概置不問何怪乎光宗身處危疑全無動忍一

時禮科給事中李獻可（字堯俞 同安人）疏請豫教言元子年十有一矣豫教之典當及首春舉行倘謂內廷足可誦讀近侍亦堪輔導則禁闥幽閒豈若外朝之清肅內臣忠敬何如師保之尊嚴疏入帝大怒摘疏中誤書弘治年號責以違旨侮君貶一秩調外于是六科給事中鍾羽正（字叔濂 益都人）舒宏緒（通山人）陳尚象（都勻人）丁懋遜（霑化人）張棟（字伯任 崑山人）吳之佳（長洲人）楊其休（青城人）葉初春（吳縣人）及御史鄒德泳（字汝聖 安福人）各具疏救而養浩

臨御而不能自主也

言尤力命錦衣衛杖之百削籍為民者養浩等旣逐言者未已禮部員外郎董嗣成御史賈名儒陳禹謨給事中李周策復先後論諫咸被譴董嗣成烏程人賈名儒真定人陳禹謨仁和人李周策吳江人

三月巴拜舊作哱拜今改後做此據寧夏反

巴拜故韃靼種嘉靖中巴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帝十七年巴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巴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性狠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宏禴字元孚麻城人舉承恩及指

揮土文秀并巴拜義子布延舊作啰雲今改後倣此等巡撫党

馨益都人檄文秀西援巴拜諸經畧鄭雒頗與子承恩

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巴拜以故心怨至金城

見諸總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

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糧罪又以承

恩娶民女為妾笞之二十會戍卒衣糧久弗給巴拜

遂嗾軍鋒劉東暘靖虜衛人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

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

兵奉巴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為
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與下靈州花馬池注並見前及廣武
河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魯今平羅縣屬寧夏府參
將蕭如薰字季馨延安衛人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珥勞軍士夀帥之守
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河
套卓哩克圖舊作著力兔今改後倣此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
駐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土家屏龍

王家屏身為閣臣果知李獻可所論之非自當正言婉陳乃前此緘默無語及御批既下竟爾封還不受實為非體夫絲綸宣布奉行自有成規若不能匡救于未形而顯然抗違詔旨則臣志日驕而主威日替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厥後科臣效尤竟視

李獻可之謫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家屏引疾乞罷帝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臣所希者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使臣不希名將身處高官家享原祿主怨莫正政亂莫匡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為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為矣帝益不悅遣內侍至其邸責之于是求去益力詔馳傳歸家屏柄政止半載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

封駁為常事刑賞大柄幾不能操之自上積習錮蔽國事淤漸以淪胥明社之墟蓋其紀綱固已先亡矣

水衡沙築隄束水為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樁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輿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倭酋平秀吉（薩摩州人）起人奴初隨倭關白（倭國官名猶言丞相）信長為信長畫策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遂統其兵自號關白刼降六十餘州窺朝鮮無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方輿紀要日本國海曲部有伊

岐對馬多藝三島為北境盡處逼釜山鎮在朝鮮東萊縣南濱大海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其王李昖又湎酒廢弛島夷猝至望風皆潰棄王城奔平壤令次子琿攝國事已復走義州在平壤西北濱鴨綠江七月倭遂入王京刧王子陪臣掠府庫八道京畿江原黃海全羅慶尚忠清咸鏡平安凡八幾盡沒旦暮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蔽在所必爭遣行人諭昖以興復大義揚言大兵且至而倭業抵平壤遊擊史儒等率師至戰死副總兵

祖承訓援之僅以身免中朝震動乃詔兵部右侍郎宋應昌字桐岡仁和人經畧備倭軍務以救之八月倭入豊德等郡兵部尚書石星計無所出議遣人偵之于是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者市中無頼也是時平秀吉次對馬島分其將行長等守要害惟敬至平壤行長紿曰天朝幸按兵不動我亦不久當還當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盡歸朝鮮耳惟敬以聞廷議以倭詐難信趣應昌進兵而石星頗惑其言假惟敬遊擊赴軍前且請金行間豊德郡在國城南屬京畿道大同江在平壤城東亦名大通江

秋九月寧夏賊平

巴拜叛總督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

勅諸堡皆次第收復惟寧夏鎮城猶為賊據會套部卓哩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掠城中子女饋之套人揚言已與布王子為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死套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為總兵調麻貴大同右衛人為副總兵率兵抵鎮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御史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薦李如松字子茂成梁子忠勇可任遂令如松總寧夏兵國楨監之會寧夏巡

撫朱正色南和人甘肅巡撫葉夢熊字男兆歸善人皆先後至軍並逼城下學曾與夢熊定計決黄河大壩水灌之城外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為助七月布色圖伏圖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在寧夏府靈州東南別遣宰桑舊作宰僧今改後做此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為巴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在寧夏府平羅縣南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絶會給事中許子偉

項山人劾學曾感于招撫悞國事先是學曾欲招劉東暘許朝使殺巴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學曾留同原十日以俟之得新旋被害帝責學曾玩寇學曾前上疏請令監軍無與兵事梅國楨𢣸之國楨至軍遂劾諸將觀望而并及學曾玩寇屢敗之罪帝遂大怒學曾被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圮國楨用間紿東暘朝承恩使互相殺以降許貰其罪三人互猜疑至是東暘朝遂誘殺承恩黨土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于市學曾

重資格而輕武途自足故明陋習自張居正振飭邊備假以事權猶有起色隆萬之間如譚綸俞大猷戚繼光輩頗能以功名自顯然文武才自殊科苟其將畧克嫻自足克敵致果若依附

被逮不一月而賊平敘勞復其官致仕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各予世廕武臣李如松蕭如薰等加恩有差如薰為將持重後更歷七鎮所在見稱自隆慶後款市既成邊燧少警輦下視鎮帥為外府山人雜流乞朝士尺牘往者無不饜所欲薊鎮戚繼光有能詩名尤好延納名士如薰亦能詩賓座常滿妻楊氏至脫簪珥供客猶不給一時風會所尚諸邊物力為耗識者嘆焉

冬十月以李如松充防海禦倭總兵官救朝鮮

如松弟如柏字子貞如梅字子清並率師援勦以十二月

至軍會沈惟敬自倭歸復伸封貢之請如松叱惟敬

大畧専以緩帶輕裘雅歌投壺為尚其流弊猶有極耶繼光如薰以詩名延納賓士感且用軍府之貲揮霍無忌其得免債帥之誚幸矣一時艷稱風會豈堪復問

憸邪欲斬之參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如松以為然乃置惟敬于營誓師渡江明年正月次肅寧館（在平壤西北）行長以為封使至遣牙將來迎進次平壤行長猶未覺妁風月樓以待如松分布諸軍抵平壤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大露倭悉登陴拒守如松令諸軍圍之以倭素輕朝鮮軍令祖承訓詭為其裝伏西南令遊擊吳惟忠攻迤北牡丹峯而如松親提大軍攻徇東南軍少却如松斬先退者以

募死士援鉤梯直上倭方輕南面軍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大驚急分兵捍拒如松如柏等已分道並入如松馬斃于礟易馬躍塹而上麾兵益進遂克其城行長渡大同江遁已而如柏復開城屬朝鮮京畿道所失四道並復官軍既連勝有輕敵心朝鮮人有以敵已棄王京遁告者如松信之將輕騎趨碧蹄館在朝鮮國城西猝遇倭圍之數重如松幾不免官軍喪失甚多乃退駐開城如松令諸將分據要害聞倭積粟數十萬在龍山乃密遣死士焚之倭遂乏食然如松既敗歛

氣大索應昌亦即欲休息于是沈惟敬封貢之議復行其年四月倭以糧盡棄王京如松與應昌入城將遣兵尾擊之而倭步步為營官軍不敢擊倭結營釜山為久留計時兵部尚書石星力主款議獨留劉綎拒守如松乃班師　龍山在朝鮮國城東南

癸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皇三子常洵鄭貴妃出　皇五子常浩周端妃出）且並封為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為子請

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壓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于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字一甫會稽人給事中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皋張位請追還前詔帝不從既而諫者益衆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顧允成字季時無錫人等十餘人遮錫爵于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銓曹舉職惟在守法奉公使胥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得守官之正若吏所稱選人之權或散之政府或散諸九卿一似攘奪轄移惟勢是視此復成何政體至御寺大僚久應簡在帝心列名上請猶為循用舊典乃當日孫鑨等大計專擅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字文中 燧之孫）罷

初張居正當國吏部權漸輕及宋纁陸光祖相繼為尚書稍自振飭至鑨守益堅閣臣張位等欲奪其權建議大僚缺九卿各舉一人類奏以聽上裁鑨爭之不能得自是吏部權又漸散之九卿矣會大計京朝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字夢白 高邑人）力杜請謁員外郎呂允昌（餘姚人）鑨甥也首斥之南星亦斥其姻給事中王三餘一時公論所不予者貶斥殆盡而大學士趙

去留不稟上裁而張位等又欲以大缺各舉所知俾九列皆參具議蓋由明季君臣睽隔官聯之賢否茫然莫辨轉不得不以魁柄授人深可歎也

志皋弟預焉王錫爵以首輔還朝欲有所庇比至而察疏已上庇者皆在黜中由是閣臣皆憾會言官論劾員外郎虞淳熙（杭州右衛人）郎中楊于廷（全椒人）主事袁黃（嘉善人）鑨議留淳熙于廷給事中劉道隆（潛江人）遂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

左都御史李世達以已同掌察上疏為南星訟不聽于是僉都御史王汝訓右通政魏允貞等交章論救而員外郎陳泰求言尤切帝怒斥南星為民泰求等皆被謫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王汝訓字古師聊城人陳泰求字伯符平湖人

八月彗星見紫微

冬十一月召見王錫爵于煖閣

皇太后生辰帝御門受賀畢獨召錫爵煖閣勞之曰

卿扶母來京誠忠孝兩全錫爵叩頭對曰臣今日正

恐忠孝兩虧因力請早定國本帝曰中宮有出奈何

對曰此說在十年前猶可今元子已十三尚何待況

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讀書者帝頗感悟

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

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未幾遂有出閣之命

甲午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俱如東宫儀

河南饑

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建儲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為多事並封命下憲

漢唐末造皆有黨禍至明季而尤烈東林諸賢實其權輿在顧憲成高攀龍輩其人與學未必不出於正然一經號召生徒樹立標幟而黨援門戶之禍已成彼裁量人材諷議時政自古處

成上疏力爭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議遂寢孫鑨趙南星主考察憲成實左右之既還郎中所推多與政府牴牾至是王錫爵將謝政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既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道處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為之營構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林宰字德衡漳浦人）偕同志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史孟麟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諸人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

上撗議未有過於是者論者謂閹黨與君子東林未必無小人嵗當明政不綱不惟真小人揚其毒焰而偽君子且從搧其類汲士習敝而門運隨之氣數所必至有莫之為而為者於東林復何尤

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遥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憲成嘗言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故講習之餘必及時事後卒以此為世口實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等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為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以禮部尚書陳于陛字元忠以勁子南京禮部尚書沈一貫字肩吾鄞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為史官益究心經史學嘗請修國史詔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一貫等總裁之又嘗請建東宫及時豫教皆不報一貫充講官時進講高宗諒陰曰託孤寄命必忠貞不二心之臣乃可使百官總己以聽苟非其人不若躬親聽覽之為孝也張居正以為刺己頗憾一貫及居正卒始遷官以吏部左侍郎家居及是王錫爵將謝政遂進于陛禮部尚書起一貫南京禮部尚書同入閣

明世常選專由吏部一切序遷除授皆以請乞交關甚至賄賂

王錫爵罷

錫爵在閣時嘗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為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既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為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為吏部尚書

丕揚掌吏部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用掣籤法大選凡聽選及考定陞降者歸于雙月謂之大選急

公行量地之美悉以為輕重政體官方政壞極矣孫丕揚創為籤選之制不復假手吏胥營求干謁之風一時屏絕實可號為良法乃當時衆喙紛紜轉詆其失用人本意是皆僥倖者無由逞其高下遂深疾銓政之持平滋憎主人謬悠又何足計乎

選凡改授改降丁憂候補歸于單月謂之急選悉聽人自掣請寄無所容銓政自是一變丕揚既變選法一時宮禁相傳以為至公下逮閭巷莫不翕然稱頌而議者謂其人材不分高下地方不論繁簡而一憑籤注無異于掩鏡索照或至作竹籤傳譏之然自其法既行卒莫能改竹籤傳常熟顧大韶作

冬十月綽哈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宣府前衛人擊敗之

初蘇巴爾噶為官軍所殺其弟綽哈子巴圖爾益結土默特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鎮武外為空營以待敵騎

深入官軍忽從中起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巴圖爾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水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全師而還巴圖爾旋死諸部悉遠遁

乙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

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

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九月青海酋永什卜舊作永邵卜今改後倣此犯甘肅參將達雲

擊敗之涼州衛人

永什卜者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強盛先嘗授都

督同知再進龍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臣遇已

厚不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為邊患

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在西寧府西南自邊外東北流入境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尕爾峽外潛扼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為西陲戰功第一

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學集以待踰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于寇寇遂入犯西寧西寧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千餘戶皆復其業尋進雲總兵官鎮甘肅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德州人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禮部尚書沈鯉字仲化歸德人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字正甫山西太平人復以為言始詔復建文年號附事蹟于太祖實錄之末未幾南京太常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于誼未忍請祔食于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沈子木歸安人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

冬十月湖廣饑

國用果有常經何遽至於匱乏理財而取資山澤其課亦人所共知且成化時因開礦之故致群盜滿山前鑒非遠神宗何以復踵故轍中使紛紛乘傳威福

丙申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

夏福建饑

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

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慫慂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首開畿內命中官領之嗣後河

自如詠述遍於守臣搜括盡於雖大國家未收絲毫之益而民間膏血已空元氣遂從此朘削殆盡是猶救羸而投以峻劑有不促其亡者乎

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使四出皆給以關防倂偕原奏官往礦脉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為下有礦脉卒役圍捕辱及婦女其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其後又增設各省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水陸行數十里即樹旗建

廠所至納奸民為爪牙肆行殺奪又立土高名曰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乙丑朔日食

九月葬孝安皇后

梓宮發引帝託疾不送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皋字以德無錫人員外郎王就學字所敬無錫人抗疏諫帝怒抵繼皋疏于地而置就學疏不省已而詔吏部甄別郎官斥就學為民繼皋亦罷去

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安邑人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于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在桃源縣東北至安東五港灌口在安東縣東北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注見前高良澗在山陽縣西南由清河澗沙阜橋西入于淮沙阜橋在清河縣東南周家橋在山陽縣西南高堰上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于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

得無患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黄堌口在今曹州府單縣南之決如故後以黄堌口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為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諡文憲

于陛在閣與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于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至是以兩宫災請面對不報乞罷亦不許以積憂成疾卒贈少保

丁酉二十五年春三月以楊鎬（商邱人）為僉都御史經畧朝鮮軍務

征倭軍既撤詔以顧養謙（字益卿江南通州人）為經畧養謙亦主欵奏言關白宜封為日本王二十二年冬倭遣小西飛入朝定封貢議命都指揮楊方亨等充封使同沈惟敬往養謙薦侍郎孫鑛（字文融鑨之弟）自代乞身去二十四年九月方亨等至日本關白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不肯撤兵所進表文又謾無臣禮是年二月方亨

歸委罪惟敬并呈石星前後手書帝怒逮星惟敬按問下獄論死星于隆慶初建言被杖直聲震天下及起廢籍居官有重望然本書生素無謀畧失信奸人力主封貢遂以此敗後竟死獄中以尚書邢玠青州益都人總督薊遼改麻貴為備倭大將軍而以鎬為經畧時倭將行長清正等據南原在朝鮮國城東南與全州相犄角為國城要害全州在國城南犯全羅即朝鮮全羅道治全州其地南瀕大海東接慶尚為朝鮮門戶慶尚即朝鮮慶尚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南濱海與日本相對為朝鮮屏蔽逼王京會沈惟敬就逮鄉導乃絕九月鎬抵王京倭已退屯蔚山即朝鮮蔚山郡在慶州西

楊鎬自任經略督師進取當二柵既拔時勝勢已如破竹乃為私人忌功竟爾鳴金罷戰此豈尋常失律之罰可赦厥辜至如石星縱寇養奸甫敢手書通款而僅僅下獄瘐死不聞正刑

北

十二月鎬會邢玠麻貴議進取分為三協合攻蔚山賊出戰大敗奔據島山在蔚山郡城南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其二第三柵已垂拔而鎬素與李如梅善以如梅未至不欲寅功出如梅上遽鳴金收軍再攻不克明年正月行長救至鎬狼狽先奔諸軍繼之賊前擊官兵死者無算輜重多喪失是役也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眾委棄于一旦舉朝嗟恨鎬既奔還王京與總督玠詭以捷聞贊畫主事丁應泰武昌

章總由明季軍令廢弛疆場之人不惜喪師辱國而代興黨同錮習牢不可破揆其潰敗決裂所從來要皆功罪不明有以階之厲耳

左衛人聞敗詣鎬咨後計鎬揚揚自詡功伐應泰憤抗疏盡列敗狀乃罷鎬令聽勘而以萬世德山西偏頭所人代之邢玠以前役無水兵故敗乃益募江南水兵謀海運為持久計分四路進兵麻貴為伏兵所敗中路將董一元亦潰迄無成功

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為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二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于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

帝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

秋七月赦

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唐乾符間有楊端者應募定南詔遂據播州歷宋元皆附屬稱臣洪武初楊鏗内附授宣慰使數傳至應龍數從征伐恃功驕蹇帝十八年貴州廵撫葉夢熊廵按陳效成都井研人並疏應龍凶惡諸罪四川廵按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以時方調播州兵防禦松潘請暫免勘

問由是川貴撫按議不合應龍性猜狠阻兵嗜殺所轄五司黄平草塘二安撫司白泥餘慶重安三長官司　黄平司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八年改為州今屬平越府草塘司在遵義府東洪武中置今廢餘慶司元置州洪武中分置餘慶白泥二司萬歷二十八年改置縣今屬平越府重安司在今黄平州西洪武八年置萬歷二十七年廢七姓田張袁盧譚羅吳悉畔離其妻叔張時照等上變告應龍反應龍嬖小妻田雌鳳殺其妻張幷其母故時照欲報之夢熊請發兵勦之蜀中士大夫恐謂蜀三面臨播屬裔以什伯數皆其彈壓且兵驍勇數赴征調有功翦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朝議命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應龍赴重慶

對簿坐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又請願將兵五千征倭報效詔釋之會巡撫王繼光登州人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用兵之議遂決二十一年繼光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分兵三道進婁山關今名太平關在遵義府北大婁山上白石口在婁山關南反為所敗繼光論罷二十二年以南京兵部侍郎邢玠為總督往勘之會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疆臣奉札至播招應龍時七姓恐應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竄匿其間又幸應龍反因以為利遂阻其事應龍誘罪于其黨黃元阿

羔執以獻乃斬元羔于重慶市應龍請輸四萬金以贖罪羈其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應龍既免死怙惡不悛會可棟死益痛恨遂糾諸苗反焚刦草塘餘慶二司及興隆都勻注並見前諸衛進圍黃平重安殺官吏大掠江津南川綦江合江瀘及湖廣勢遂大熾

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黎惟潭為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

福海卒子宏瀷嗣宏瀷不能攝衆為黎寧臣鄭檢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漸強盛遂舉兵攻殺宏瀷子茂洽復據安南欵關求貢總督陳大科北直通州人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潭為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為黎氏所有而莫氏惟據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為邊患

戊戌二十六年夏四月土黙特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

初如松棄倭班師言路交章詆其和親辱國帝置不問會遼東總兵董一元罷廷推如松代之如松感帝知氣益奮綽哈糾土默特諸部連東遼東殺掠無算如松率輕騎出塞搗巢遇伏兵力戰死詔以其弟如梅代之踰年坐擁兵畏敵劾罷成梁諸子如松最果敢有父風其次稱如梅然躁動非大將才

京師旱

六月張位罷

位初官翰林聲望甚重朝士兾其大用及入政府招權示威素望漸衰日本封事壞位力薦楊鎬才請付以朝鮮軍務鎬遭父喪又請奪情視事帝皆從之會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喪師言位與鎬密書往來朋黨欺國鎬拔擢由賄位得之帝怒下廷議位惶恐奏辯給事中趙完璧陝西人徐觀瀾澤州人復交章論之位窘亟奏羣言交攻孤忠可憫臣心無纖毫愧惟上矜察帝怒曰鎬由御密揭屢薦故奪哀授任今乃朋欺

隱慝辱國損威猶云無愧遂奪職閒住後復以妖書事除名位果自用任氣好矜故廷臣莫之救既卒亦無湔雪之者

秋八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邀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都督陳璘字朝爵翁源人遣副將鄧子龍督水軍千人駕三巨艦為前鋒邀之釜山南海戰歿子龍素慷慨初起廣東把總歷麻陽

永昌參將擢總兵官所在立戰功時年踰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三百人躍上朝鮮舟自前奮擊賊死傷無算他舟誤擲火器入子龍舟舟中火起賊乘之子龍戰死會副將陳蠶季金等軍至邀擊之倭無鬬意官軍焚其舟賊大敗脫登岸者又為陸兵所殲焚溺者萬計時總兵劉綎方攻行長奪曳橋砦在朝鮮慶州西南順天城外璘以舟師夾擊復焚其舟百餘行長黨石蔓子引舟師來救璘邀之半洋擊殺之于是諸倭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

吉死禍始息初萬世德代楊鎬經畧朝鮮軍務畏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會同總督邢玠奏捷贊畫主事丁應泰等疏劾諸臣賂倭賣國帝以將士久勞苦仍發同金十萬兩犒師敘東征功首陳璘次劉綎擢都督同知又次麻貴加右都督邢玠萬世德各予世廕董一元楊鎬俱復原職

以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在今歸德府商邱縣北出徐州小浮橋今名雲集橋在銅山縣舊城東北隅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在今蕭縣西至三仙臺山名在蕭縣北抵小浮橋又

濬漕渠自徐沛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

官軍襲浩爾齊于松山走之復其地

徹哩克巳東歸而套虜浩爾齊巴什圖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督三邊李汶内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于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己亥 二十七年春三月以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楊應龍

先是貴州廵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率部兵三千勦應龍應龍遣子朝棟弟兆龍等迎敵于飛練堡在今平越府甕安縣東廢草塘司北十里賊佯走天邦囤在廢草塘司西北誘官軍盡殲之國柱等皆死東之罷以郭子章代而命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諸將劉綎泰和人麻貴陳璘董一元南征六月應龍乘大兵未集遂勒兵犯綦江城中新募兵不滿三千賊兵八萬奄至圍綦江城數匝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率師

巷戰俱死之應龍因刦縣令焚掠出綦江庫犒師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尋退屯三溪唐置縣宋廢故城在綦江縣南益結九股生苗及黑脚苗為助應龍以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時郭子章日夜徵調各漢土兵分守南川合江等處軍聲浙振應龍偽軍師孫時泰請應龍直取重慶擄成都刦蜀王為質而應龍遷延不進止言爭界給葬以冀曲赦化龍至成都以徵兵未至亦謬為好語縻之東鄉壩在南川縣西南

帝聞綦江破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十月化龍移駐重慶已而應龍屯官壩在遵義府城西北聲言窺蜀又焚東

太倉為國計所繫度支當惟慎經神宗五子繼同時行婚何竟

坡在平越府黄平州東爛橋在鎮遠府施秉縣南楚黔路梗黄平龍泉元置龍泉坪長官司明萬歷中改置縣今縣屬石阡府所在告急賊復據偏橋明初置長官司今屬鎮遠府出掠興隆鎮遠化龍議置勁兵萬餘據守要害通楚黔道益調諸路兵以俟大舉

夏旱

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

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需至二千四百萬之多實事理所不可解蓋由神宗一切漫無稽核惟聽中涓冒取浮支且從而稽端搜括國既竭於侵漁民復困於征斂上下交受危亡日迫故明命脉雖戕於奸璫實神宗自戕之也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十二月武昌漢陽民變擊傷稅使陳奉

奉在湖廣恣行威虐慘毒備至興國州奸人漆有光訐居民徐鼎等掘唐相李林甫妻楊氏墓得黄金巨萬奉奏之帝命奉括進內庫奉因毒拷責償且悉發境內諸墓巡按御史

王立賢言所掘墓乃元呂文德妻非林甫妻奸人巡訐奏語多不實請罷不治而停他處開掘不報

撫支可大昆山人以下唯諾惟謹獨分巡僉事馮應京守可大以法裁之至是有武昌漢陽諸生妻被辱訴盱眙人

上官市民從者萬餘哭聲動地蠭涌入奉廨爭投瓦石擊奉奉被傷諸司馳救之乃免可大遇變噤不敢發聲應京捕治奉爪牙抗疏列其九大罪奉亦誣奏應京撓命淩敕使帝怒貶應京邊方雜職事在二十八年既而奉又劾襄陽通判邸宅氏族志邸氏望出中山推官何棟如

無錫人棗陽知縣王之翰絳州人詔逮訊并追逮應京應京素有惠政民號哭往送切齒恨奉奉又榜列應京罪狀于衢民益憤聚數萬人圍奉廨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乃投奉黨十六人于江以可大助虐燔其轅門事聞閣臣沈一貫等請撤奉回不報事在二十九年會江西湖口稅使李道奏奉水阻商舟陸截販賈剝民病國帝乃召奉還奉至湖廣二年武昌凡再變纔之漢口黃州荆州荆門襄陽寶慶德安湘潭諸處變

經十起幾成大亂而是時山東臨清民亦譟而逐稅監馬堂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皆黥臂諸偷也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臨刑神色不變臨清民立祠以祀未幾蘇州亦民變殺稅監孫隆黨六人有司捕亂者民葛誠獨承論死後遇赦得釋奉歸時所得金寶財物鉅萬計可大恐為民所掠多與徒衛送之出境應京等至京繫獄久之應京及宅棟如得釋之翰竟瘐死自礦稅興中使暴橫所至蹂藉有司譖書一聞駕帖立下二十四年則遼東參將梁心二十五年則山東福山知縣韋國賢二十六年則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二十七年則

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星子知縣吳一元山東臨清守備王煬湖廣荆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二十八年則廣東新會任籍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朝梁斗輝雲南尋甸知府蔡如川趙州知州甘學書陝西富平知縣王正志二十九年則應京宅棟如之翰及武昌同知卞孔時江西饒州通判陳奇可三十年則鳳陽臨淮知縣林錚三十四年則陝西咸陽知縣宋時濟三十五年則陝西咸寧知縣滿朝薦三十七年則遼東海防同知王邦本參將李獲陽皆幽繫詔獄久者至十餘年煬應鴻志學獲陽俱斃獄中其他削籍貶官甚衆至士民因繫死亡者尤不可勝紀　吳宗堯字仁叔歙縣人吳寶秀字汝珍浙江平陽人華鈺字德夫丹徒人王正志祥符人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

庚子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六月李化龍師師平播州

楊應龍勒兵數萬五道並出攻破龍泉司時化龍徵兵大集大會文武于重慶登壇誓師分八路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由綦江入總兵官馬孔英宣府塞外人由南川入總兵官吴廣廣東人由合江入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入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佳林右衛人由烏江在今遵義府南境上有關明洪武中置入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在今遵義府城南入總

兵官李應祥由興隆入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入總兵官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入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部署既定劉綎遂從綦江進兵破其前鋒楊朝棟僅以身免賊皆膽落連克桑木在遵義府綏陽縣東烏江河渡在烏江關東三關奪天邦諸囤乘勝入婁山關屯白石應龍率諸苗決死戰綎親勒騎衝中堅分兩翼夾擊敗之追奔至

海龍囤在遵義府城北為應龍穴壘時陳璘已破青蛇囤在遵義府城東安疆臣亦奪落濛關在遵義府城西吳廣從崖門關在遵義府城西北入營水牛塘與賊力戰三日却之遂攻燒二關奪賊樵汲路賊見勢急父子相抱哭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已而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遂築長圍更番迭攻賊大困會化龍聞父喪詔以墨縗視師化龍念賊囤前險不能越令馬孔英勒兵攻其後天久雨將士馳泥淖中皆戰綎先士卒克土

城應龍益迫散金募死士拒戰諸苗皆駭散無應者

起提刀廵壘見四面火光燭天大兵已登囤入應龍

倉皇同愛妾二闔室自縊生擒朝棟兆龍等百餘人

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化龍露布以聞詔磔應

龍屍戮朝棟兆龍等于市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

分屬川貴

冬十月下給事中王德完字子醇廣安人于獄廷杖除名

時鄭貴妃日有寵而王皇后多疾左右咸竊意后崩

貴妃即正中宫位其子為太子中允黄輝皇長子講官也從内侍微窺得其狀謂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德完乃屬輝具草及是上之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拷訊尚書李戴字仁夫延津人御史周盤等連疏論救忤㫖切責御史奪俸有差閣臣沈一貫方在告力疾草奏為德完解帝亦不懌命杖德完百除其名復傳諭廷臣諸臣為皇長子邪為德完邪如為皇長子慎無瀆擾必欲為德完則冊

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

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兵民多起為盜浙人趙一平以妖術倡亂竄徐州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自稱宋後署偽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

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皆不報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

辛丑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廵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于部院將加譴責吏部尚書李戴都御史溫純字景文三原人力爭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為允貞訟寃言官亦連章論救帝置不問允貞父年九十餘乃乞歸侍養廷議以稅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因留之允貞請益

力始聽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成梁去遼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會總兵馬

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

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默特長安及巴圖（舊作把土今改）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先是泰寧朵顏扶餘諸部屢犯邊後朵顏小伙青悔禍欵塞請開木市于義州二十三年遼東巡撫李化龍疏言木市五利廷議從之未幾遂罷并罷馬市小伙青復為寇至是成梁力請復之後以為常按扶餘舊作福餘小伙青舊作小歹青今改後做此）諸部躭市賞利爭就欵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皋卒（諡文懿）

志皋柔弱頗為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皋與石星相

應和星耿𠟃星者必及志臯志臯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四年卒于邸舍志臯才氣不如沈一貫張位而醇謹過之時帝益怠荒章疏沉閣官僚曠闕志臯亦頗論諫特以石星之耿物議叢焉

以前禮部尚書沈鯉朱賡字少欽浙江山陰人並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鯉素鯁亮前在禮部持典禮多所建白申時行銜鯉不附已深忌之一日鯉請告時行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帝有意大用鯉徵

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内豎寀告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引疾歸賡充講官時宫中方興土木治苑囿賡因講宋史極言花石綱之害帝為悚然累遷禮部尚書遭繼母喪去至是趙志皐卒沈一貫請增置閣臣帝素慮大臣植黨欲用林居及久廢者遂詔鯉與賡以原官入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立子常洛為皇太子

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

說誓緘金匣是滿盛失情然猶事理所有至云封識宛然而書紙為蟲蝕盡不知下合出緘縢從何入尤屬作會可笑緣當時在廷爭儲附和若居奇貨其計卓

勅請下禮官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苟成事是降儲君為諸王也帝意亦悟命即日舉行既而復令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為皇太子初儲位未定鄭貴妃要帝至大高元殿祀神設密誓立其手書為太子帝因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為符契後廷臣爭之彊慈聖太后復堅持立長而妃又忽失權于是皇長子遂得立為太子帝遣人取玉合合封識宛然發合蟲蝕書盡矣帝悚然異之同日封諸子常洵福王後之藩洛陽常浩端王後之藩漢中常潤與常瀛並李貴妃出惠王後之藩荊州常瀛桂王後之藩衡州

而得售遂爾譌語神奇史家無識遂侈傳之且以為足資法戒之助失滋遠矣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十一